

「喂、貝雷絲！」

角弓節，金風颯颯的九月。

芙蓮突然下落不明，同時失蹤的伊艾里扎成了頭號嫌疑犯。

本節的課題便是在大修道院內搜尋芙蓮的行跡。

貝雷絲拿著筆記，正在大廳二樓走廊上整理情報，忽然聽見傑拉爾特在叫她。

「妳過來一下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

貝雷絲合上筆記，走進傑拉爾特的房間。

傑拉爾特瞥了一眼筆記，撓撓後腦勺，略顯遲疑地開口。

「還在探聽芙蓮跟伊艾里扎的情報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唔……現在時機不太恰當，但我還是想跟妳說一聲——妳還記得『魔之山』他們嗎？」

貝雷絲偏著頭想了想，腦中冒出一座橢圓形的蘑菇山。

不，『他們』是複數，所以應該是群聚的山峰……蘑菇巒？

「喂喂，妳該不會忘了吧？我說的是『魔之山』傭兵團，他們在王國很照顧我們啊。」

「？」

傑拉爾特想也知道這孩子記不住敗者的長相，暗嘆口氣，搖了搖頭。

「我們算是不打不相識吧。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妳，一斧把他們團長敲飛到一棵大樹上、撞掉了兩顆牙，嚇得幾個大男人馬上扔掉武器、抱在一起瑟瑟發抖……嗯，不愧是我一手帶大的孩子

啊。」

傑拉爾特邊懷念邊低沉地笑了，而貝雷絲始終面無表情地看著他。

「唉，要看到妳這孩子笑，果然是不可能的事嗎？不過我也不擔心，我相信妳跟我一樣，總有一天會碰上一個……光是想起她就會不自覺微笑的對象，那就是妳生命中的伴侶了。」

貝雷絲望著那枚他視如生命從不離身的戒指，點了點頭。

「哦，妳也這麼認為啊？」

傑拉爾特笑得眯起眼睛，連眼角的皺紋都透露出愉悅。

他伸手拍了拍貝雷絲的肩膀。

「總之，我要跟妳說，人與人的緣份難能可貴，所以有空去訓練場看看吧——今天的武鬥大會由『魔之山』擔任學生們的對手，那些傢伙都是用斧好手，讓妳的學生跟他們比試一番，肯定會有所收獲，當然，最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，順便幫他們團長挫挫新人銳氣。」

聽了傑拉爾特的建議，貝雷絲離開大廳後，繞去訓練場觀摩了一會。

果然，『魔之山』的傭兵個個擅長用斧，其中的最強者是大笑時嘴裡金光閃閃的團長。

貝雷絲悄悄確認過他們的實力，決定回教室找學生參加挑戰。

離開訓練場時，一個女學生請貝雷絲幫忙送信給錐里爾。

信封背後蓋著心形蠟泥，據女學生說，是飽含心意的一封信。

『飽含心意』、『光是想起就會不自覺微笑的對象』……

貝雷絲不能理解他們心中抱持的感情，迷惑地拿著信走進黑鷲教室。

艾黛爾賈特正站在教室中思索，一見她來立刻抬頭露出微笑。

「老師，有新的發現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遞出筆記本，將那封信留在手中。

艾黛爾賈特瞄了瞄她的手，若無其事地問道。

「老師，那是人家給妳的嗎？」

貝雷絲跟著低頭看了一眼。

「不，有人託我轉交這封信。」

「……是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唇角微彎，表情顯而易見地開朗起來。

「我還以為是老師收到情書呢。」

「不可能發生那種事。」

「我倒覺得很有可能哦。老師，妳不知道妳多麼有魅力吧？」

「我的事不值得談論。」

貝雷絲搖搖頭，隨口轉開話題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正好妳在，妳有意願參加武鬥大會嗎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今天舉辦的是中級斧術大會，我看過對手了，妳應付得來。」

話題突然從情感交流轉移到打打殺殺去，艾黛爾賈特滿臉錯愕。

隨後，她苦笑了一下，朝貝雷絲點頭。

「好的，我願意參加。」

當日稍晚，在武鬥大會中，艾黛爾賈特獲得了碾壓式的勝利。

「呵呵，勝利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——」

她自信地笑著，隨手轉了一下大會中贏回的鋼斧。

「我的斧術，可是老師親自鍛鍊的喔。」

「嗯，表現得很好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邊稱讚邊將手伸向艾黛爾賈特，想摸摸她的頭，卻被她往後一退避開了。

「我流了很多汗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有些慌張地將鋼斧放到一旁，在身上摸索手帕。

下一秒，貝雷絲向前一步撫上她頭頂，毫不在意地摸了好幾下。

邊摸邊湊到她面前，輕聲細語道。

「沒關係，這是妳努力過的證明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臉紅耳熱，緊張得忘了呼吸。

頭上被貝雷絲持續撫摸的部位一陣酥麻，彷彿有閃電竄過。

這段說不清是快樂還是痛苦的時間，終於於一道帶著掃除用具前來的身影。

「——錐里爾，有人託我轉交這封信給你。」

貝雷絲遞出女學生寫的情書，錐里爾雙手接過，臉上浮現困擾的表情。

他並不識字，不知道怎麼讀信……

「嗯，謝謝老師。」

只能晚點跟薩米亞小姐學習弓術時，再請她幫忙看看吧。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墓地前。

「我現在理解你說的話了，傑拉爾特。」

貝雷絲斟滿一杯酒，將傑拉爾特愛喝的麥酒放在他和母親的墓前。

再倒了一杯酒，舉杯跟預言神準的父親乾杯後，仰頭一飲而盡。

「……謝謝你們。」

聽見艾黛爾賈特的聲音，貝雷絲轉頭看向悄悄靠近的她。

「謝謝你們生下了貝雷絲。」

艾黛爾賈特雙手合十，在墓碑前跪了下來。

「我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，以弗雷斯貝爾古之名發誓，我將用一生去愛護貝雷絲、疼惜貝雷絲，與她攜手共度風雨，生死相依，不離不棄，直到壽命終結，此身化骨。」

貝雷絲愣愣地看著在墓前虔誠起誓的艾黛爾賈特。

早上跟艾黛爾賈特去皇陵時，她可什麼都沒對伊歐尼亞斯九世說。

「艾爾……？」

貝雷絲攙扶她起身，彎腰拍去她膝上沾到的土。

「呵呵，我苦想了兩節的誓詞，今天終於說出來了呢。」艾黛爾賈特微微一笑。

她還沒告訴貝雷絲，在貝雷絲帶她來掃墓之前，她早就獨自造訪過墓地好幾次了。

貝雷絲失蹤的五年間，數不清多少次來到這裡，請她父母護祐肯定還活在某處的她。

倒數第二次，是貝雷絲突然在女神之塔現身之後。

最後一次，是貝雷絲恢復心跳、跟她結為伴侶的那一天。

她在墓前保證，下次會跟貝雷絲一起過來，在他們面前立下誓約。

貝雷絲回想著立誓時令人心醉神迷的艾黛爾賈特，對她說道。

「艾爾，妳能再說一次誓詞嗎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妳想了很久，只說一次有點可惜。」

「不，老師，這不是不可可惜的問題。」

貝雷絲湊近害羞掩面的艾黛爾賈特，雙手捧住她的臉頰。

「我想聽妳……再對我說一次。」

柔媚的氣音捎著熱度飄入耳裡，艾黛爾賈特感覺渾身骨頭都軟了。

她覺得如果貝雷絲再來幾次，讓她癱在地上爬不起來，帝國可能就要毀滅了。

「我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擁住展開雙臂的貝雷絲，整個人被她抱了起來。

就這麼依偎在貝雷絲懷裡，在她緩緩走上階梯的過程中，抱著她的脖子，輕聲在她耳旁重複了一遍。

貝雷絲聽得心滿意足，眼角含笑地與艾黛爾賈特互望。

而後，受到魅惑般，緩緩低下了頭。

黃昏如畫，落日光暈溫柔地籠罩著甜蜜的戀人。

秋風習習，捎上一絲麥酒餘香，徐徐吹向了稻禾飽滿的豐饒大地。